

生命的奉獻

圖片來源：http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iki/File:Germinating_seedling.jpg
<http://www.ntbg.org/plants/imageonly.php?rid=916&plantid=3945>



周末的黃昏，從瑪麗醫院探病下來，想到人生無常，能浸淫在夕照中獨自漫步，任由身邊的車輛飛馳而過，我有我悠然，何嘗不是一種祝福？香港島最彌足珍貴的夕陽，都讓亡魂盡情欣賞去了，活著的人只管匆匆，誰會駐足、閒坐在薄扶林墳場前，看生命的終極奉獻？德日進神父（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）饒有詩意的神學觀，現在就呈現在我眼前。眾生經歷了整日的辛勞，汗、血與淚水，在生命結束之際，夕陽恍如祭台上的麥麵餅，與大地共同構成終極的記號——亞米加點，就像最後晚餐桌前，主耶穌拿起麥麵餅，呈獻給天父造物主：這就是我的身體，將為你們而犧牲。再沒有甚麼景象更顯示我們與天地萬物共融一體，也再沒有甚麼能比這演進中的奉獻更為天父感動和悅納了。



薄扶林道至港大校園間有許多影樹。炎炎的夏日，鬱鬱蔥蔥的葉蓋頂上盡是如血的花朵，遠看確像樹木在燃燒。我喜愛香港的影樹——鳳凰木，名字已教我神馳，就像演進中，鳳凰火浴而重生，那種不計較得失，鞠躬盡瘁的無悔，是人類賴以進步、生命顯示它的尊嚴、社會間能關顧共存的精髓，可惜在今天已變得如鳳毛麟角，無跡可尋。

今日人不不論做些甚麼，都要斤斤計較付出多少、能得回幾許？譬喻機構中的爭執，我不相信機構有任何意圖虧負員工，因為我們不是商業機構，本來就沒有嚴格的勞方、資方。我們存在，都是為了服務末後無靠、卑微無助、失落無救的弟兄姊妹；可是總聽見有員工認為機構剋扣了他這個、那個，動輒鬥爭，不願交談，難道這也算是鳳凰火浴？

香港的夏天多風雨，您可有看過風雨中的鳳凰木？那種無悔的犧牲，撒得漫天蓋地，但決不是為了自己，而只是為了讓匆匆的過客能看見、能思索，生命到底為何事？甚麼才是存在的意義？

港大般含道校園內有一株鳳凰木，強壯健碩，我在它的華蓋下躬身而過，總奇怪最初它是怎樣成長的？豈不也只是一顆細小的種子嗎？我由衷欽佩它的生命力量，我們生命中難道也不是一樣有一股生命力量嗎？我們在怎樣運用它？難道都只是為了一己的私慾？竟想不到最終要與天地萬物共融、情願或不情願仍須盡獻一切嗎？

楊鳴章神父



二〇一二年晉鐸紀念日